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曾　基

尚書詳解卷九

宋 夏僎 撰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誓之作蓋啓欲征有扈氏將戰于甘之野先事于其地以誓衆故其書謂之甘誓猶誓于牧野則謂之牧誓說者多疑天子有征無戰今此言戰于甘之野

以天子而與其臣戰則其罪不止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若使有扈之罪止于侮五行棄三正則分遣將帥問罪誅戮足矣何至屈天子而與大戰且名六卿誓戒若恐不能勝者唐孔氏遂引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蓋謂堯舜受禪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其意有扈于此有不臣之志故不可以征言兼天子之兵寓于六鄉每鄉以卿一人統之四方有變專責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今扈之事至

于天子親率六卿以出必是方伯所不能討者則有扈跋扈不臣之甚可知故特以戰言之況三正乃天子正朔所在而有扈怠棄之是誠不肯受天子正朔其不臣之意明矣以戰為言又何過乎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以三苗徐奄比有扈則知有扈必是頑嚚不可訓恃險不臣故啟率六師以征之也

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周官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令啓名六卿則六軍皆行也季氏謂此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也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所任惟此六卿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令屬于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出征屬于大司馬所謂

乃名六卿即此卿也若以爲王朝六卿則用兵時大司馬以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緣亦屬焉此説得之今啓征有扈至于親率六卿之人以出則有扈之國其負固不服敢與天子抗衡而方伯連率不能討故戰謂之大戰又何疑焉啓將戰于甘乃先事名六卿而誓之所以責其用命也然上既言名六卿而下乃言嗟六事之人者蓋六事之人乃屬六卿之軍吏士卒也蓋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

其中故上名六卿名其將使率衆而來也下嗟六事之人則總誓其衆也啓既嗟六事之人使聽誓言于是遂數有扈之罪謂有扈所以可伐者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上為天所勦絶故我今日之事非我之私也奉將天罰而已蘇氏謂王者各以五行之德而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有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其意則以此五行為五徳之傳以此三正為子丑寅

之正有扈不肯承夏之正朔故啟伐之此論五行三正甚切近林少頴則謂商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在夏未有𦾔氏此說某未敢以為然竊謂有扈夏同姓之國其驕蹇跋扈而不可制廢尊尊之義失親親之恩啟聲說其罪言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廢三綱五常以為是昏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以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少頴此說甚平易但經言五行三正恐難以為三

綱五常當從蘇氏說則解五行三正為切近若謂改正朔易服色非夏時事攷董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此非夏時事乎五行三正蓋天所以命人君使所以君天下者今有扈威侮而怠棄之宜其獲罪于天而天絶之矣故言天用勦絶其命勦截也勦絶謂勦而絶之猶言殄滅也惟其為天所勦絶故啓之伐乃敬行天罰非已所私也林少頴謂經載誓師之言無不以行天罰為辭蓋苟非行天罰而用

兵是志于殺人而已何以為後世法此說是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啓前既誓衆謂有扈有罪吾將恭行天罰故于此遂戒勑士衆使戮力就功也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刺一居中主執馭春秋左氏傳宣十六年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則在中主馬之驅馳而已王良與嬖奚乘為範則不獲為詭御則獲十禽是車之遲速又在御之良不良也然此乃凡常之車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其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度令此所誓乃六事之人專為主將而言故當為凡常之兵車也然此言左不攻左

右不攻右御非其馬之正者攻治也謂在車左而不治其左之事在車右而不治其右之事在車中御馬而御之不以其正如王良之詭御者此皆不恭君命者也不恭命猶言不用命啟既誓衆謂如上所言皆是汝等不用命之過故又勉之曰用命賞于祖所以作其用命之心也又戒之曰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所以戒其不用命之失也蓋古者天子親征載遷廟之主于齊車之中若無遷主則以幣帛告祖禰是行軍未常不載祖也又左傳

定公四年云行軍祓社釁鼓是行軍未常不載社也賞于祖戮于社此示不敢專之意也先儒謂左祖右社左陽右陰故賞戮之行亦異其告理或然也但孥戮汝之說學者多疑之孔氏以謂并殺其子林少穎以謂不然湯誓亦言孥戮夫罪之以族與夫參夷之誅是乃商紂與秦之所以亡者也帝王之世豈容有此雖漢孔氏謂權以脅之使勿犯然啟湯既有是言使或有不用命者必不免于孥戮切謂此所謂戮者非殺之之謂也但加

恥辱焉雖加鞭扑亦謂之戮孥戮者猶秋官司厲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藳是也夫從天子而征伐有不用命其孥至于罪隸舂藳豈為過哉又漢書王莽傳舉此言顔師古注曰夏書甘誓之辭孥戮戮之以為孥也說書者以為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泰誓曰囚孥正士豈戮子之謂也此一說于理亦通由是推之則少頴之說既有證據且不誣啓之濫刑故特從之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林少頴謂聲詩之作雖詳見于三百篇原其所起實本于虞夏之世舜與臯陶賡歌言元首股肱相資以治其言安以樂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歌雖載于書其實詩之淵源也此比說是也太康繼啓而立盤于游畋不恤民事有窮國之君羿久

懷簒奪之謀至此則因其畋遊不反民不堪命遂率兵距之于河使不得返國其弟五人亦侍其母以從畋獵太康既不得返其弟五人知危亡無日故待太康于洛汭久而不見其歸遂怨其兄之不君而致國之非其國故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以寫其憔悴困苦之懐且憤太康不能守皇祖之訓遂致此極故其書謂之五子之歌以其五人各有歌也然則此序必言太康失邦者蓋謂太康為羿所距不得返國也必言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者蓋謂五子與母雖從太康出獵其實只至洛水之北不曾從太康渡洛而南至于洛表故既為后羿所拒待于洛北不見其歸所以作歌也此蓋夫子序書之言欲總一篇大意故有是言也五人皆啟子仲康是其一也爾雅曰昆兄也下言厥弟五人則此五人皆太康弟也令序言昆弟者唐孔氏謂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蓋言須于洛北兄弟凡五人此說是也

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前乃夫子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此乃作書者叙五子所以作歌之意也林少頴引薛氏設謂尸如主祭祀之尸蓋居其位而不為也經言居其位而不能有所為曰尸者太康位尸是也言居位而不敢有所為曰

尸者康王既尸天子是也盖康王居憂百官聽于冢宰無關于萬幾故謂之尸天子非其罪也至于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返放棄萬幾是誠有棄位之心也故此言尸位與羲和尸官同意然則此言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者蓋謂太康如尸不能有為但淫逸于遊豫以滅其德也由是言之則太康尸位當為一句以逸豫滅厥德當為一句先儒乃以太康尸位以逸豫為一句故其說謂太康主以尊位為逸豫不

勤要之不如前說也君既以逸豫滅德則無以得民而民有二心故言黎民咸貳謂于此不肯一心戴太康也夫國以民為本者也今民咸貳在太康若可悔矣乃且不知敬懼而樂為遊豫之事無有節度故言乃盤遊無度盤之為言樂也樂于此而不知其非也太康始盤遊無度故王都去洛雖遠方且縱為畋獵遠至于洛表則見其至洛之極處不但洛水之南而已故曰畋于有洛之表蓋夏都冀州在河之北洛在

河之南今太康舍宗廟社稷逾河至洛非特至洛之南且窮追禽獸至洛之表則其遠可知非特去王都之遠而又樂而忘歸且至十旬雖淹歷百日猶不知反則其久又可知夫古之為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常恐肘腋之變蕭墻之禍起于一日今太康畋遊至于洛表久至十旬宜乎后羿所以距于河也按左氏襄公四年魏絳言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則窮者羿之國名也其曰有窮者猶曰有扈也蓋有窮

之君也故言后羿唐孔氏與林少頴引賈逵說文謂羿帝嚳射官淮南子謂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者之號非人名也意此羿亦以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人名兼孟子亦言逄蒙學射于羿所以為羿雖同然此羿乃寒浞所殺彼羿乃逄蒙所殺則孟所言又是一羿也故知羿非人名當是凡善射者皆曰羿也切謂古今人同名者多矣羿當是人名其所以帝嚳時

有羿帝堯時有羿夏太康時有羿孟子又言羿者蓋同名耳豈有經傳不載名而載號者乎蓋太康以逸豫滅德民已咸貳久矣今又畋于洛表則昔之咸貳者不能含忍其不貳矣此羿所以因民不忍發兵距之于河使不得歸也蓋太康逾河而南至洛逾洛而南至其表將歸必由洛而北渡河此羿所以距于河而絶其歸道也當是時太康弟五人者亦侍其母以從其畋攜此恐非雖不逾洛而南亦去于洛之汭然

今也羿已發兵距于河五子進不得退待于洛水之北又久而不見太康之反此所以咸怨卒至怨之不足情動于中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焉蓋先王創業垂統以貽後人必有明謨定訓昭示後世使有所祖述今太康荒淫至此不遵大禹之謨訓此五子所以述而作歌以見太康有負于大禹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唐孔氏謂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是五子相顧自輕至重其一其二蓋或是作歌之次未可知也林少穎又謂詩歌之體一人作則自為一篇今乃五人作而共為一篇蓋虞夏之世其體如此如舜作歌于前其義未足臯陶賡之于後乃足其義此五子之歌其始言皇祖之訓而不及失邦

之怨末乃言國亡民叛雖悔可追而不及謨訓之言史官總叙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蓋五子之意終始先後互相發明然後其義乃備此說是矣此一章自民可近至柰何不敬皆禹之言所以訓後世者也故曰皇祖有訓皇大也與禮言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同謂之皇祖猶言大祖也孔氏以皇為君失之矣皇祖之訓首言民可近不可下者蓋謂君之與民勢雖霄壤然相須以安實猶心體之

相須以生在人君當親而近之可也疎而下之其可哉蓋民所以可近不可下者以民是邦本本固則國安民不安則國非其國矣故又繼之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禹既言民之所係如此之重故又言民之可畏如此其甚蓋人君所以能為人上而人畏之不敢慢者特以其勢力不加于我故耳儻民不我歸而勢一失則一夫一婦可以勝我故禹又言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盖謂自民視我雖尊為君不敢有

抗然自我視民雖一人足以勝我我其可不戒哉若漢武帝平日千乘萬騎導前擁後若不可侮及微行出獵乞漿于逆旅媪媪曰無漿但有溺耳欲攻之而幸免以是知民之所以畏人君者但勢力耳一失其勢則侮者至矣豈非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類乎禹既言民之可畏如此故又言人君易致過失不可不謹盖君以民為本一失民則上失天下失國一不慎而三失隨之則人君于民之怨豈可待其明而後圖

之康誥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要無怨則善矣有則
皆足以失民何待明哉當圖之于未見之先可也故
又繼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既言人君
易致過失如此故又言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蓋謂民心難得易失撫則后虐則讎以一人而
臨兆民危乎不啻朽索之馭六馬六馬不逆則已如
逸豈朽索能制哉兆民不離則已如離豈一人所能
挽而留哉惟其可畏如此故禹所以終曰為人上者

奈何不敬林少頴謂古車皆四馬天子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之外又有兩騑騑蓋服驂之旁又加兩馬則為六也盖天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今言六者盖言馬多則懼深以極其可畏故不曰四馬而言六馬此說是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前言皇祖有訓此言訓有之林少頴謂蒙上皇祖故

但言訓有之也迷亂曰荒蓋好色好畋精神迷亂故言荒也色女色也禽從禽也内作色荒謂内荒于嬖寵也外作禽荒謂外荒于遊畋也甘酒以酒為美而耽之也嗜音乃音樂為好而惑之也峻宇者謂高大其室宇也雕墻者飾繪其垣墻也凡此皆驕縱暗主之所為故有其一則無不亡況兼有之乎今太康幾兼有之矣欲無亡得乎此五子所以取大禹之訓而作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又言自陶唐以來保民兢慎故能享國今則不然所以底于滅亡也上二章皆大禹之訓蓋上引禹之訓以證于前故下三章皆述太康之事以明其不能祗奉先訓也陶唐謂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則有此冀方實自堯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三聖相授未嘗失道今太康乃以逸豫滅德

而失其君民之道凡自堯至禹所以扶持成就天下其紀綱法度一切亂之此所以致于滅亡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又言大禹創業垂統無非可繼之道今太康棄之也我祖指大禹而言也蓋謂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君臨萬邦其所以貽子孫者皆有典章法度可為萬世之法為之子孫不必更張也但守此法度無有所

失雖闗通其石和平其鈞但使權衡適平則王府已極于富有不必他求而用自有餘則禹之法豈不甚善矣哉今太康乃以逸豫而荒墜其已成之緒遂至覆夏之宗絶禹之祀豈不痛哉林少頴謂法度之訓始于權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凖凖正平衡而鈞權是權衡者法度之所出也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舉鈞

石則五權可推舉權則度量準繩皆可見此所以特言關石和鈞也石言關鈞言和特變文耳猶月令言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但變文耳非石可關而不可和鈞可和而不可關也按羿距太康于河而廢之然卒立仲康其後羿雖簒帝相奪之位寒浞又殺而代之浞滅而少康遂以一旅祀夏配天是夏之宗卒不獲禹祀卒不絶也此章雖則云然以其有滅之之理也如詩正月言赫赫宗周褒似滅之蓋言其

有滅之之理此說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五章相為終始前二章專言皇祖之訓次二章專言太康之失故此章則怨以終之林少頴謂此章所以結前義而致其情其說是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言嗚呼曷歸者蓋歎太康為羿所距我與毋今悵悵然何所歸故懷念于心實悲傷而不能已故言予懷

之悲既悲矣又念距太康者惟羿爾萬姓之中豈無憐我而可依以生者今萬姓又皆以太康逸德咸有二心而結仇怨于我我將歸依誰以免禍也故又言萬姓仇予予將疇依疇之為言誰也疇依為誰依也言無一人可依惟五子自念其無所歸非特無所歸又無一人可依以免禍則死亡近在朝夕無計可逃故言鬱陶乎予心蓋思之于心憤結積聚無以寫其憂也非特憂思在心而已而見于顔面有忸怩愧恥

之色故言顔厚有忸怩蓋羞恥見于顔面似面皮之厚故言顔厚也五子既言其憂憤如此故責太康曰弗慎厥徳雖悔可追蓋謂太康始也弗能慎德盤于遊畋遂致后羿之距今雖欲改悔何所及哉此與盤庚言汝悔身何及同意林少頴謂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者亦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為已事者盖人之

于兄弟親愛之而已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此可憂其辱也此可愧此五子所以有仁人之心而深得詩人之旨歟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蓋幽王放太子宜臼將殺之夫為人子而將見殺于父此人情之至痛也苟于是而不怨是疏父如路人也此小弁所以不得不怨然其怨也但曰民莫不穀我獨何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但引咎自責而已此所為仁人之怨也然則太康失邦五

子之怨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之親爲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實于中而發見于外安能若此哉孔子作書取小弁故于書取五子之歌其意一也

此說極然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蘇氏按左傳魏絳伍員言謂羿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子相立相立爲羿所逐逃

于斟灌斟鄩氏羿自立為帝國號有窮羿又淫亂為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浞使澆滅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于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收二斟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及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未祀夏之前皆羿浞専政之年如曹操之于漢司馬仲達之于魏也胤征之事葢

出于羿非仲康所能專明矣羲和者意其必貳于羿而忠于夏羿假仲康之命使胤侯往征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羲和之罪至于殺無赦然也實狀則止于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亦法吏所辨爾何至以征伐取之又况酣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必強得衆者也故夫子序書必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此也必曰胤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出于胤非仲康之命此春秋之法也蘓氏此

說雖若有理但少頴以爲不然少頴謂其嘗因藏氏之論攷左氏所載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簒也乃在相帝之世相帝仲康之子也仲康不爲羿所簒至其子相乃始見簒則仲康之世羿之强威卒不敢加以無禮者以仲康有以制之也按唐書志辰弗集房正仲康五年則胤侯之征蓋仲康之即位五年也出征既在五年今此書乃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即繼以承王命征羲和之事者蓋史官叙

書于此推本其意羿立仲康方將執其征伐之柄而仲康
沉機先物于即位之初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正如漢文帝
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以鎮撫南北軍
是則羿之所以欲假借為威者已為胤侯所得故終仲康
之世不得逞其不軌之謀然則叙書者所以首言仲康
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之事而即繼以胤侯承王命
徂征者正欲見征伐之柄仲康收之已久故今日之征
實出仲康之命也羲和之罪雖止于廢時亂日意其欲

黨于后羿將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以征之而其誓師之辭則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其命之出于仲康明矣少頴所說與蘇氏相反但由蘇氏之說恐後世亂臣賊子謂挾天子令以令諸侯夫子猶存于書則必肆行而不顧于君臣上下之大分實有所害故特從少頴所說湎沉湎也言羲和湎淫者謂其沈湎于酒至于過差失度也其所職將以厯象日月星辰定四時而成歲者也今乃淫湎至廢時亂日則

失職可知矣又況天時之係于王事甚重堯典始作歷象舜典首于璣衡則羲和之廢時亂日仲康命胤侯征之雖未必其與后羿共為不軌六師征之亦未為過況其誓言有渠魁脅從之事則羲和當有聚衆不軌之意矣六師之出又何妨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前是孔子序書言胤侯征羲和之意此則作書者言

胤侯出征之意也言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者謂仲康始踐天子之位即命胤侯掌六師以為大司馬也又言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者謂仲康既命胤侯掌六師時有羲和者廢其所治之職以耽酒而荒亂于其私邑故胤侯遂承天子之命以往征之也此正作書者序所以為作胤征之意也或言胤侯或言胤后蓋以諸侯入為王朝公卿故謂之后亦如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

公稱三后同意蓋胤侯時以諸侯入爲大司馬故亦可以稱后也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在即位之初年命征羲和在即位之五年今作書者既言其掌六師即繼以征羲和之事若出于一時者欲推原其本以見仲康之征羲和征伐所以能自天子出者非一日之積也以其當即位之初即能以兵柄授之胤侯不爲后羿所執此胤侯今日所以得承王命而征也林少頴謂蘇氏謂羲和湎淫之臣貳于羿而忠于夏如王

陵諸葛延叛晉尉遲迥叛隋審如此說則羲和之罪誠為可赦胤侯乃黨姦怙惡之臣仲康乃優游失權之主胤征之篇乃與王莽大誥同爾聖人何以錄其書于百篇之内與堯舜禹湯之書並傳于不朽竊意羲和之廢職是聚羣不逞崇飲于私邑以謀作亂豈但廢時亂日而已此胤侯所以承王命徂征也詳攷少頴此說則蘇氏之說誠未可遽從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自此而下乃胤侯誓師之辭也故言告于衆曰所以見自此乃胤侯告之之辭也嗟予有衆蓋胤侯將誓于衆故嗟嘆而後言所以重其事如所謂嗟六事之人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者蓋胤侯之言欲先引古訓以證羲和之罪故先言上古聖人有謨訓之言垂

示後世皆可以為明明之證驗定保天下之常法如下文言先主克謹天戒至邦有常刑皆先聖之謨訓也蓋謨訓之言謂先王之時為之君者敬畏天戒如日月蝕五星變皆天所以戒飭人君者也先王則因災省己所以謹天戒也為之臣者恪守官法如掌治掌教各司其局不敢荒棄其職所謂有常憲也惟先王之時君謹天戒臣有常憲如此故當時之百官皆竭心一力修輔于君修如交修不逮之修輔如輔台

德之輔故為君者夫何為哉惟明明于上而已所謂
莪已正南面是也然又不特止此而已又于每歲之
正月遣遒人者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孔氏
謂遒聚也聚人而令之故曰遒周禮無此官惟小宰
云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則遒人之官亦其治官之屬也木
鐸蓋金口而木舌者也古有金鐸有木鐸體皆以金
為之惟舌有金木之異木舌為木鐸文事則振之金

舌為金鐸武事則振之此文事也故用木鐸然所以徇之者葢欲在官之師衆交相規正人君之闕失百工技藝之士各執其藝事以諫諍謂如輪扁以斵輪諫齊桓公皆執藝事以諫之類也此皆人君責望于臣民者也儻既令之而不敬其事常刑之誅其可免乎此葢以刑督之所以責其効職也凡此皆先聖之謨訓也聖人謨訓如此明甚今羲和乃以酒荒厥邑其背于謨訓也甚矣宜胤侯之誓所以先引于前而

後數羲和之罪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徳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既舉先王謨訓以證羲和之罪故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以見其自干先王之誅無所逃于刑憲也蓋先王之時君謹天戒臣有常憲猶恐其未盡又有遒人之徇使各恭乃職今羲和乃獨以酒自荒不恭乃職

故胤侯之誓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叛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其意謂先王之謨訓如此令羲和乃棄德不脩若木之顛踣之覆而不能自立惟沈溺荒亂于酒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之次在天五紀如朞暷所謂歲日月星辰厯數者本末常正令羲和乃始擾而亂之故言俶擾天紀俶始也薛氏謂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言俶擾此説是也天之五紀蓋羲和所當司者也令俶擾如此是

自棄其所司者也故言遐棄盖謂其棄而遠之不親近其事也林少頴謂遐棄厥司盖遠所主之司還其私邑此説不然盖羲和棄職歸私邑上文已言叛官離次矣不應于此又言故知遐棄厥司當為不親近其所當司之事即上所謂俶擾天紀是矣夫羲和之罪至于如此仲康尚隱忍而未誅則羲和者當改過自新可也今乃至于季秋九月之朔辰弗集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上自天子下至臣庶促遽如此而

羲和主四時之官于辰弗集房之事當先事知變預告于君使恐懼脩省禳消天變今乃沉湎于酒荒淫昏冐不能復有所為居官如祭祀之尸了無所為故雖天變如此曾不聞而知之況欲其先事見變以預告于君乎其昏迷天象如此是自干先王之誅者也吾安得而不誅之乎此葢脩侯之誓謂羲和之誅皆其自取非仲康輕動天下之兵也辰弗集房其說有二漢孔氏謂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

食可知唐孔氏廣其説謂日月俱左行于天日行遲月行速日每日行一度月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奔逐及日而與聚會故曰月所聚會處謂之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此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止之處計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今乃不合于舍則日食可知據二孔此説則以辰弗集為日食房為所舍之處非二十八宿之房胡

舍人則謂日月交會之謂辰日行赤道月行黄道日行遲月行速一月一會必合于黄道赤道閒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偶相掩蔽則食之矣是日月交會則有蝕今既言不集所舍則不得謂之蝕兼此房乃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此言辰弗集房盖是秋九月日月當朔合于房心之次令也弗集房則是歴之悞非日蝕據胡氏此説則以辰弗集為歴悞非日蝕以房為

二十八宿之房非十二次之舍二說相反如此惟林少頴折中之謂胡以辰弗集房為歴誤夫歴誤至于當合朔而不合朔此非精于歴者不足以知何至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故當依孔氏為日食但孔氏以集為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所以起胡氏之疑兼胡氏以房為房心之房彼之九月日月實會于大火之次其説頗通但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止可推筭知之非能舉目而見則房又不當為房心之房當是日月所

會之舍即皆可謂之房也是所謂房者又當依孔氏說爲所次之舍也按唐書歴志論辰弗集房之義爲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常明而陰亦含章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兼漢書帝紀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顔師古謂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房爲日蝕明矣盖此輯乃輯睦之輯爲日月不相輯睦于所會之舍則蝕也此說極長日蝕之時而瞽必奏鼓盖日蝕陰侵陽也鼓陽聲所以助陽

儆陰故奏鼓奏鼓蓋進鼓而伐之也與詩奏鼓衎衎同義瞽樂官也故使之奏鼓左傳文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則日食必伐鼓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皆無所據按百官表鄉有二嗇夫職聽訟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鄭玄弟五倫嘗為鄉嗇夫則嗇夫當是執役之賤者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救日之役

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曾子問曰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又有救日之弓矢是救日之時必有此百役故嗇夫馳庶人走葢所以供此役也孔氏謂馳取幣誤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林少頴謂先儒釋此義皆以屬之上文故漢孔氏謂

曆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無赦不及時者亦無赦況廢官乎是殆不然帝王雖重曆數然曆官一差至于殺人雖秦棄灰于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此據上文言先王克謹天戒至邦有常刑旣舉先王之法以繩羲和之罪而下文遂言惟時羲和至以干先王之誅首尾相結文義已足不當謂復指羲和而言當是胤侯戒吏士之辭也按周官治典冢宰掌之教典司徒掌之禮典宗伯掌之政典司馬掌

之刑典司徒掌之事典司空掌之肴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為言盖大司馬法也惟其為軍法故有先時後時之誅先時謂先師期而進是邀功也若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俱至焉耆朗常有罪欲邀功自贖乃先期徑入焉耆是謂先時盖不與大將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不誅故殺無赦不及時謂後期而至是逗遛也若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雖獲居延三萬級亦以

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謂不及時蓋與大將軍期而不至以稽延師期亦可以誅故殺無赦此蓋胤侯誓師使之如期而進不得先時後時先時以致輕進也後時以致敗事也胤侯既引政典誓衆以先時後時之誅于是遂告之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者蓋告以徂征之意也將行也奉將猶言奉行也蓋謂義和所爲如此非特得罪于君亦得罪于天故言奉行天罰也既言今日之事將以奉行天罰故又勉之曰

爾衆士當并力為王室討賊助我敬承天子威命可也蓋胤侯之徂征敬承王命以行爾衆士能奮力是助我敬承王命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胤侯上既勉衆士使戮力討賊至此又恐其濫殺無辜故又戒之曰崑山出玉火若炎于崑山之脊則無

辨玉石皆悉焚之此其虐固甚矣至于奉天討罪之天吏其行師用兵或有過逸之徳不擇良善兼誅並戮則威風烈焰又盛于火之炎崑山故爾衆士不可不戒令日之事其首惡渠魁大帥在羲和一身而已其他相與黨惡乃羲和以威脅使從者非其本心故我今日惟當殲滅羲和之渠魁其他脅從者皆赦而勿治凡舊日染羲和之惡而至于為汙穢之俗者皆使得以改過自新可也此即湯武所謂伐罪弔民之

意也胤侯既戒以不得濫殺則誓師之意盡矣故又嗟嘆而告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蓋謂今日之事當奮威斷而期于必行不可徇姑息而緩其誅也諸儒解此多以威為刑罰愛為仁愛故謂行兵之際當以刑罰勝仁愛吁此申韓之事耳豈詩書之言哉惟林少頴謂此所謂威者非刑威之威乃果斷之威也此所謂愛者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也羲和之罪至于有胥從之黨將與后羿共為亂

故必以果斷之威勝姑息之愛則有濟矣苟赦而不
誅是姑息之愛也故繼之以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姑
息則無功也胤侯既勉以必罰故又告之曰其爾衆
士懋戒哉蓋欲其勉戒無棄我命也林少頴謂胤后
數羲和之罪其始止于俶擾天紀而已而終乃及于
脅從之黨是知羲和之罪不止如上文所言數事而
已必是恃其不違聚其羣黨崇飲于私邑將以助羿
為亂者若使羲和之罪止于廢時亂日則執而戮之

特一法吏事耳何至率六師征之乎然其征之而不正名其惡者盖若正名其惡則必窮治黨與鋤根浚源而戮之而仲康之勢未足以制后羿之姦故特舉名羲和廢時亂日之罪以治之而已此説是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此以下非胤征文乃逸書序也唐孔氏謂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氏以經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篇首本書在此故序附此篇之末其實商書也此亡書篇名書亡難以意度其義孔氏此以意度為之說未敢深信然序之所言亦有可攷者今且姑為之說契湯之始祖也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其間八次遷其所都之邑唐孔氏按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

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是見于經傳者凡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自湯以上七世未嘗居亳至湯始居之故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漢孔氏以此先王為契父帝嚳嚳居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唐孔氏廣其說謂先王天子也自契以下皆諸侯不當言先王且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嚳居亳今湯從之則從先王居為從帝嚳也明矣但孔氏以湯自商丘遷則不然葢左傳言相土

居商丘相土契孫也自契至湯八遷若相土居商丘
湯自商丘遷亳則自相土至湯都邑不曾遷改如是
則八遷之說自契至相土三世之内而已七遷矣豈
理也哉計相土至湯其間必更有遷者但不知湯實
從何地遷爾不必謂從商丘也唐孔氏此說有理故
特從之此序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作帝告釐沃則此二篇必是言湯居亳從先王
居之事漢孔氏亦由其名解其義謂帝告釐沃乃告

來居治沃土此以意度也不敢以為然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此又湯征之篇也此一篇蓋言湯征葛伯之意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孟子曰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則湯之征伐諸侯蓋始葛伯之不祀故此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也伊尹去亳適夏至作汝鳩汝方此汝鳩汝方之序也蓋成湯初無伐桀之謀見其暴戾如此意謂得人輔之庶可格其心之非故得伊尹

于莘野則自亳而薦之于夏孟子所謂五就桀此序所謂去亳適夏是也惟伊尹五就桀而桀之惡終不可格故伊伊醜而惡之自夏歸亳世謂伊尹歸亳而伐商之謀始定即此之謂也然伊尹之歸亳入自亳之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二賢臣盖湯臣伊尹與之相遇相與語史官録之為汝鳩汝方二書其書不知道何等語孔氏謂言所以醜夏而還之義亦以意度也未敢以為然桀左丞謂湯方聘伊尹于莘尹幡然而

從之豈必于伐桀哉苟可與為堯舜之君民者初無擇也豈特伊尹為然雖湯亦然矣故就桀者亦湯志也至于五反而不能正然後止于亳而伐桀之謀定此非湯伊尹之本心也其後放太甲天下不以為嫌及其復之太甲不以為怨從容去就如處湯桀之間蓋惟無利伐桀之心故雖伐而不疑于亂惟無奪太甲之志故雖放而不疑于篡此聖人之事常情所不能測也此說極然且以明伊尹之心而說者乃以五

就桀為伊尹為湯作間此戰國之士以己度人也

尚書詳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廿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魯基

尚書詳解卷十

宋 夏僎 撰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林少頴謂書序本自為一篇故其言亦有相為首尾者不必序其本篇之意如此篇之序言伊尹相湯伐

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篇内全無此意葢以上篇之序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篇與上文相接而言伊尹相湯伐桀亦猶洪範上承泰誓牧誓武成之序亦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而篇内殊無勝商殺受立武庚之意皆是首尾相因之辭而説者乃以若此之類皆聖人之深旨至欲以春秋褒貶之義求之非通論也此説是也葢伊尹既醜有夏而歸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于是

伊尹相湯伐桀故言伊尹相湯伐桀初無深旨也升自陑者蓋記所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乃謂升從陑出其不意其意蓋謂安邑在亳之西自亳徂征當從東而西令湯乃還升自陑故為出其不意是何以後世譎詐誣成湯也不若蘓氏謂古今道路地名改易不可知安知陑鳴條必在安邑之西升陑以戰紀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此説是也若王氏諸儒則又謂升陑非地利以見人和不待地利亦鑿説也湯

將伐桀道自陑升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鳴條蓋在安邑之旁也林少頴謂詳攷此篇言商民憚于征役不欲為伐夏之舉故湯告以弔伐之意則此篇必是始興師時誓于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升自陑與戰于鳴條之野然觀序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則似臨戰而後誓者蓋序文總載其伐桀之詳而係以本所誓師之語非是行至鳴條而誓若牧誓之類也在學者當以意而得之不可拘于言語之間而失

古人之大意此說是也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林少頴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湯武誓師之時桀紂猶在上言王曰者蓋史官之追稱也湯武稱王必在克夏勝商之後故武既克商柴望告成然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夫武王追王前世猶待有天下之後豈其身急于自王乎漢孔氏乃謂湯稱王則比桀于一

夫信如此則未勝桀已稱王誓師矣然下文湯稱桀為夏王率遏衆力是湯猶以王稱桀也而謂湯比桀為一夫可乎說者又引武成言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武王當往征之時過名山大川告神之語已言周王則武王已稱王矣殊不知泰誓但言予小子發未嘗言王此武成蓋史氏之文其言以紀其成功故言王爾非當時實言王也蘇氏說亦與此同格至也猶格汝舜格汝禹也蓋湯將誓師故呼衆庶至前使聽令

故首言格汝衆庶悉聽朕言也夫湯臣也桀君也以臣伐君是舉行暴疾之事殊不知湯之伐桀非湯之伐也夏王有可誅之罪天命湯誅殛之湯特奉行天罰而已非湯利桀而行此暴亂之事故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我也猶言非我小子也湯自稱小子猶後世稱寡人蓋謙辭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二孔穉此乃以我后謂夏桀謂湯誓言我所以伐桀
者縁爾衆言我君夏桀不憂念我衆人舍棄我稼穡
之事而為割剥之政于夏邑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有
此罪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今汝衆人
又言夏王之罪實如我言夏王非特如此又與臣下
相率遏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剥之政于

此夏邑汝等皆怠惰不與上和協比桀于日曰時日何時能喪若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夏王惡德如此故我今日必于往伐也詳味此觧既迂迴繳繞難曉必據此説則文意重疊湯之誓恐不如此惟林少頴參酌蘇氏王氏二家之説而折中之其説可從少頴謂此亳邑之民安于無事而憚伐桀之勞我后指湯也蓋湯自謂我今日伐桀本在救民令爾有衆乃憚其勞謂我不恤亳邑之民舍其稼穡之事而斷割

以正有夏之罪意謂我不當憂有夏之罪而奪其農時以為此役故湯謂我實聞爾衆言如此但夏氏有罪獲譴上天上帝命我弔民伐罪我實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令汝亳邑之民雖恃我自固謂夏罪雖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相率遏絶衆力而征役之煩相率割剥夏邑而賦斂之重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衆皆相率怠惰而不和協相與語曰桀何時何日而喪亡乎我欲與汝殺身以與之俱亡

夏王之惡德如此其民廹切又如此豈可與汝亳邑之衆茍安於朝夕坐視而不救乎故曰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言決往無疑也此說上下文理貫穿故特從之說者乃謂觀湯誓之辭致行天罰無復有所顧者豈其慚德之說出于虺言歟葢不然湯之伐桀初無伐桀之意也廹于民情而為是舉故始而決于必往者非利桀也為民也終也桀既滅而民共戴商惟湯為后故湯歉然而有慚德者以已初無是心而民共

戴之故有慚者恐不知者以我為簒也林少頴又謂湯之伐桀至于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然亳民乃憚于興師必誓以必往而强其從者此見湯之忠厚化于亳邑故其伐桀不惟湯有黽勉不得已之意而亳民亦至于强而後從非其本心樂為是舉此非湯之盛德何以及此不然則安史之亂幽陵之民至于以安史為聖惟恐其事之不濟豈至强而後從哉此說極得亳民不從之深意故特表而出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數桀罪不可不征令必欲往故于此勉飭衆士使戮力相助共成大功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夏衆苦桀如此則天絶之必矣故湯所以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尚庶幾也謂我之伐桀非我之意乃天欲伐而我致之故爾衆士庶幾輔我共致天罰可也爾誠用我命我則賚爾以爵賞爾無以我

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蓋古者以言之虛偽不實者為食言以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或不從我誓言我孥戮汝而無赦宥也孥戮前甘誓已解矣蓋因奴而戮辱之也少頴謂終篇必誘以大賚繼以孥戮者誓師之常理此說是也胡益之謂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以順天應人事體宜同而湯誓泰誓所載不合甚多武王伐商四方諸侯不期而會湯之伐桀諸侯無助之者武王伐商西土之人同心同德湯

之伐桀亳民再三曉諭而終不悅武王伐商其誓衆之言不過曰功多厚賞不敵顯戮意緩而不廹湯之伐桀則既言大賚汝又言不食言既言孥戮汝又言罔有攸赦法嚴而意廹如是不同者蓋周自文王為西伯統率諸侯至于武王為日滋久故武王舉動諸侯皆從湯未嘗為伯諸侯不至固其理也周民被紂之惡至深怨而讐之同心滅紂非其勉強商之衆民賴湯之庇不被桀虐不願伐夏理亦然也西土之人

怨紂如此則人自為戰何頼賞罰商民初不怨桀非有勸戒無由成功法嚴意廹理亦然也然則商民何以不怨桀周民何以怨紂蓋桀無道湯自庇其民未甞受制于夏桀惡德不及商民故不怨周自文王為西伯服事于商又有羑里之囚為商所制故紂惡及周民而民所以怨然此亦曲說也未以為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二孔謂湯勝夏革命變置社稷欲遷其社而無人可代句龍不可而止故言欲遷其社不可胡益之謂不然社所以祭土之神也稷所以祭穀之神也此古之命祀自生民以來未嘗移易共工氏之子配食于社烈山氏之子配食于稷縱有移易安得謂之遷社此事之不然者也湯伐桀為民除害而已非有私怨豈肯并其社而改之此理之未然也蓋遷者欲遷此而就彼如遷都之遷春秋許遷邢之類是也王者必自

立社謂之大社所謂右社稷左宗廟是也湯既勝夏而為天子謂夏之社宜遷于商之都而臣扈之意以謂湯必立夏之後以為商賓則夏之社稷可遷于夏後所封之地不當遷于商都故言欲遷其社不可令書雖亡然詳攷此序所言則益之所言亦自有理但觧此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之名乃謂始也欲遷故作夏社中也疑之故作疑至終也從臣扈之言而止故作臣扈此皆强說也但此三篇必言欲遷社不可

之意經既亡不可得知不必如此分別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此又典寶篇之序也蓋夏師既敗走保于三朡其國之寶器即祭天地諸神寶玉之類皆輸于三朡湯追之桀走南巢湯于是俘其寶玉以歸故誼伯仲伯所以作典寶言其得國之常寶也蓋非國之常寶則湯必不取也其書既亡其義不可攷此說亦意之耳未敢自以為然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其作也蓋湯既勝夏而歸念堯舜禹揖遜相授受而已始以征伐得天下恐後世以為口實仲虺恐其憂愧無已有害于惟新之政故作誥以廣其意始言天厭夏德而眷愛成湯不庸釋中言民懐商而愛戴有商為已舊終言成湯創業垂統必思有以永保天命無非所以廣湯之意此正仲虺作誥之意

也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者此孔子序仲虺作誥之意也漢孔氏謂自三朡還蓋以上言遂伐三朡故知自三朡還要之此經只言湯歸自夏亦不必指三朡但是勝夏之後自夏而歸商也大坰漢孔氏以為地名唐孔氏謂未知所在當在定陶歸亳路所經處此皆意之耳然亦不必多泥但是湯歸至大坰自言有慚德仲虺于其地作誥以廣成湯之意故序書者本其地而言之謂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耳若夫

陳博士以坰為郊言大坰猶言廣野恐未必然此言至于大坰必是有所指定而言非泛言廣野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唐孔氏謂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慚之意其下皆仲虺勸湯之辭也蓋成湯始也迫于民之怨咨知上天之意所屬在我故決于必往無有疑心今也已勝夏而放桀于南巢因念我之伐夏救

民雖曰順天應人出于不得已然以分言之則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雖我之心無所利于其間而其迹則近于利之者故念之于心卼䠐而不自安誠恐後世亂臣賊子或藉我以為口實行其簒奪故既放桀于南巢遂忸怩然慚其德之不及古而慨然嘆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謂我之慚非有他也誠恐後世以我為藉口也南巢地名薛氏謂在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蓋湯伐桀不遂殺之放之南巢也湯

武皆為民除害然湯於桀則放之而已武王于紂則殺之者何哉湯之伐桀桀避位出奔既已竄于南巢故湯縱而不誅至于紂則武王非不欲如湯之放也攷之荀子則曰殺受者非周人因殷也攷之史記曰武王馳之紂入鹿臺衣珠玉自焚于火而死武王以黄鉞斬紂頭縣之大白之旗則殺紂者非武王也説者徒見書有殺受立武庚之文遂謂殺受者實武王也此葢弗深攷書之過所謂殺受立武庚者乃謂紂

既見殺武王不忍故復立其子武庚也林少頴謂湯之慚誠謂以臣伐君眞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為是固當然者其終始之際一出於誠實内不自欺外不欺人未甞巧為文飾以解免此所以不失為聖至于魏文帝既逼漢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為名且謂左右曰舜授禹其實簒奪欲以舜禹之事欺其臣其臣可欺乎故湯自以為稱亂而後世不以為稱亂曹丕自以為舜禹後世不以為舜禹者誠不誠故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湯王既言放桀恐後世以我為口實故仲虺于是作
誥以開釋于湯謂昏德如桀天既棄之我不得不伐
勇智如湯天既命之我不得不順天命故必有如是
之勇智又有如是之昏德則可以為成湯之所為不
然則否又何憂後世為口實哉此仲虺作誥之大意

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美其事也仲虺謂天之生民各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有欲則皆欲足其欲苟無主以治之則人人務足其欲而爭端生焉爭而不已必至于亂故天于是特生聰明之君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偽故足以乂其亂也是天生民而立之君者盖以其聰明足以正亂而已今夏桀乃昏德如此則非聰明矣無聰明之德則必虐用其民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

如此則失其為君之道也甚矣桀既失其為君之道故天于是思民之不可無主恐至于亂乃錫湯以勇使之足以有斷錫湯以智使之足以有謀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乂是也惟天知桀之不君民不可以無主故錫湯以勇智者蓋將使之揭表儀以正萬邦而已此又所以發明上文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義也蓋桀既不君萬國化之皆為邪僻無有一人能出于正者故天命湯以表正之也然天所以命

湯表正者豈欲湯外立其道以正之也哉不過欲纘禹舊服而已服事也法度也蓋禹之維持天下其法度典章曲盡其美惟桀不君一切壞之萬邦化之皆不歸于正今天之意但欲湯纘禹之舊法而已此正仲虺告湯謂天所以命湯表正天下之意也天之命湯既出于此則湯今日伐桀之事乃所以率循大禹舊典奉順天命而已何足慚哉故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蓋仲虺先陳其總意也其下則又申言其詳

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仲虺上既總言桀可伐湯不可不伐之意故此又申明前言焉仲虺謂夏王有罪民心背棄之桀恐民心不服于是矯誣上天之命簧鼓流俗以謂民雖不我

與天實我與民豈可不從矯如矯制之矯誣偽也言桀自以其意記言上天之意如此以惑其衆如田單與燕人戰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之類皆矯誣之意也桀既有罪民棄則天絶令乃矯誣上天之意布為告命以惑天下謂天實與我是冝上帝所以不善其所為而用商王以受天命而與天下之衆蓋桀矯天告民民不能無惑者故命湯以輿之所以開其明使知天命以斷棄夏桀而矯誣之言皆不足信也天命既

如此而一時簡賢附勢之人猶不覺悟方且繁衆其黨徒反欲害湯簡忽也謂賢如湯則簡忽之附親附也謂不賢而有勢如桀則親附之簡賢附勢之人其黨既繁盛故我商家肇有邦國於有夏之時其黨欲害之如苗有莠如粟有粃皆欲耡治簸揚而去之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粃但言勢危如此必不見容也諸儒皆以苗粟喻湯以莠粃喻桀言商為桀所亂然與下文不相屬今所不取惟簡賢附勢之人黨附於

桀視我商家若莠若粃曰欲鋤簸而去之故我商家小大之人危慄憂恐罔不懼以無罪見滅況我于其中盛德之言猶足聽聞于天下宜其尤疾之而欲去之也觀夏臺之囚則桀欲害湯也甚矣然桀雖欲害湯而湯寛仁之德已足以彰信於兆民民心已歸天意黙相雖桀亦無如之何故仲虺於下文所以必繼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等言者蓋言湯有是盛德民歸則天必相也葉左丞觧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謂桀之黨以我不利己欲謀去我雖我小大皆懼不免於非辜嫉我如此尚能聞我之德言乎此觧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一句文理極通但於上下文意不甚貫穿故未敢遽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徳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仲虺上既言湯有盛德之言足以聽聞於天下桀欲害之故此遂言桀雖欲害惟湯有盛德足以彰信於

兆民民歸則天命亦歸雖桀亦無如之何林少頴引

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

湯武之征伐奄天下而有之天下不以為過者惟其

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為也苟有一毫利之

之心則民必有不服故仲虺稱湯盛德必首以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為言蓋謂湯之心清淨寡欲舉夫天

下聲色貨利不足以動其心故其伐夏所以無利之

之心也不邇聲色謂不近嬖寵也不殖貨利謂不蓄

財賄也惟其官有德賞有功者皆與天下同其利也所謂德懋懋官者謂人能勉於修德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功懋懋賞者謂人能勉於立功我則勸勉之以賞優其禄廪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職也各稱其實而已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焉用人惟已則用人之言如自已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改過不吝則有過必改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

勿憚改也用人惟已則善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無不改此又所以合并為公以成其大也惟湯清淨寡欲舉天下不足以動其心故利與人同善與人同施為善政則能寛以居之仁以行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所以能明信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皆願以為君也此蓋仲虺言成湯之伐夏亦在我有可以得天下之道故民歸之則吾特應之而已不足慚也大抵撥亂反正以成帝王之業者必無利天下

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苟有利之之心則將奪於物欲見利而動惑於聲色貨利之私遂致以私害公不能執其所有以與天下共利剛愎自用遂非莫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益深火益熱也何足以成功哉少頴此說極善故盡從之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仲虺上言湯有寛仁之德足以彰信於民故此遂言四方遠邇望湯來蘇甚切葢湯有如是之德民之倒懸日望湯觧則伐桀之役亦廹於民望非得已而不已不足慚也葢湯之於葛其始未甞有伐之之意其不祀則既遺牛羊又使亳衆往與之耕是未甞有意於伐也惟葛伯不道湯使亳衆往與之耕童子以黍肉餉耕者葛伯乃殺而奪之與餉田之人為仇讐故湯不得已為匹夫匹婦復讐而始伐葛伯是湯之征

伐實自葛始也然湯之伐葛亦豈有意謂自葛而始迤邐征伐諸國哉不過欲問葛伯仇餉之罪而已惟天下之人苦於夏桀之虐政日望聖君之來蘇而卒未有一人為天下起兵誅賊者故一聞湯征自葛莫不延頸跂踵望湯之來故湯於是不得已而征之其征也東面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其怨之之辭則曰均是民也何為先彼而獨後於我乎孔氏謂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

者著此說是也湯於所未伐之國則恣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室家相慶曰徯我后久矣我后既來則自此可以蘇醒矣夫湯之征伐於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奚獨後予既至之國則相慶其來而曰后來其蘇則民之戴商其來舊矣伐桀之役理有不得不然者非湯之本心也然其本心則事出於天下慚何足多慚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仲虺上既陳説湯之伐夏救民本乎天命民心之所係屬在成湯有不足慚者故此又言天下常理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或興或亡皆所自取今湯興桀亡皆是自取在湯不足介意也林少頴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為善者必為人佑助也其文以小大為序良不如忠忠不如德德不如賢故人之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亦稱其善之小大而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此言為不善者必為人之所侵陵也其文以輕重為序弱未至於昧昧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故人之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亦稱其不善之輕重也此數句言大抵人獲人之輔助與人之侵侮者皆係其人之自取猶天然自然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嘗容私其于間其文勢從便相配學者觀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從而為之說如王氏所謂佑者右也輔者左也如此之類則不勝其鑿矣此說是矣蓋仲虺之意

謂天下常理有賢德忠良者則人必輔之佑之顯之遂之有弱昧亂亡者則人必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理之自然人君惟當因其有可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因其有可存之道則固而存之皆當乎理之自然不以私意介乎其間則邦國必至於昌盛今紂之暴虐淫亂如此湯順常理而放之是亦推亡之道也何為念哉不必慚可也仲虺既言湯之伐桀乃順乎天理有不足慚故又戒之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葢謂前事誠不足嘶自今已往惟當日新其德不有自滿之志可也故德茍日新而無斁則萬邦皆懷我之德茍惟有自滿之志則以為德止此不復自修則非特不能增益所不能而已為我有者亦必廢廢昔之萬邦之懷者亦必變而為九族之離矣在湯可不戒哉言其美則極致萬邦懷其效如此之遠言其失則極至九族離其敗如此之甚仲虺言此非有他也誠恐

湯懷慚不已或委靡廢弛不復以天下為意故極言之使知所畏知所慕去其慚而進其德也胡益之又謂自此以上所以釋湯之慚也自此以下所以戒之守天下也仲虺謂湯之得天下在己往固已無愧湯之守天下在未来宜戒之不當有愧也賢則佑之則不為不肖之所陵德則輔之則不為無德者所染忠者顯之則忠有所勸良者遂之則良有所成兼弱則弱有所依攻昧

則昧有所攺兼者庇之也攻者治之也取亂則有亂之惡者不害于民侮亡則有亡之迹者知戒于惡葢之此意葢謂仲虺恐湯慚愧不已有害惟新之政故前既解其慚至此則使之旌別諸侯布宣教令以施惟新之政也此說亦通故特存之

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仲虺既誥湯以日新其德故此遂言其所以日新之道葢德所以能新者本乎中之建中之所以能建者

本乎德之大德不大則知有已不知有人安能建中於民中不建則拘於一偏泥於私曲安能致日新之功故仲虺所以必欲成湯勉勵以昭明其德之所謂大者而建中以示民也蓋受天地之中者人性之固有也惟其因物有遷故陷溺而不知反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將還以其固有之中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苟在我者德未至於大則有所偏倚去中益遠矣何以建中哉是昭大德者乃所以建

中於民也王氏乃謂懋昭大德所以極高明高明所以處已建中所以道中庸中庸所以待人高明中庸豈可分二致哉此皆穿鑿之過也然建中雖本乎昭大德而德之所以能大者又在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焉仲虺所以既言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而必繼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蓋言欲昭德以建中又不可廢禮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直内以敬故在乎以禮制心方外以

義故在乎以義制事如是合內外之道而胸中恢恢與天地同其大懋昭大德豈有妙于此者乎此昭大德所以又在于禮義也為人君者誠能如此則德日新而萬邦惟懐矣宜其所以能垂優足之道于後嗣使子孫永保而無斁也故仲虺所以終之曰垂裕後昆曽氏乃謂先儒多以制事制心為湯所以自制是不然聖人之德既如是廣大又且建中于民豈復有心與事之未制規規然將待于制也以義制事者制

民之事以禮制心者制民之心殊不知仲虺此言為成湯設也非為民設也豈可謂制事為制民事制心為制民心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既備言新德之說故此又舉其所聞以終其義蓋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此二句蓋古人

之言而仲虺耳所聞者故言予聞曰謂我所聞者如此蓋仲虺上旣欲湯懋昭大德又恐成湯行之不力求之不博故復以此儆戒之蓋在我者至足而不自以為足乃能誠心博求自得其師則忠言日聞雖未必王而王業之成基於此也苟自以為是而不復資於人視人無一如已者如是則訑訑聲音顔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而危亡之道此其基也故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仲虺

既引此二句戒湯故又釋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仲虺上所聞二句言或王或亡相去如此之異恐人未必信得師必可王自用必可亡故曰好問則裕以能自得師則好問好問則所聞所見者遠人皆樂告以善道故德優裕而有餘德有餘宜其王矣謂人莫已若者亡則自賢而愚人胸中狹劣曾無所容陵人傲物是乃取亡之道也仲虺告湯至此盡矣故又歎以總括其義嗚呼蓋歎辭也仲虺此言大抵謂湯

之始興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於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則始非不善矣所當慎者惟在終而已故自佑賢而下皆所以戒湯慎終之道故此言慎厥終惟其始蓋謂今日之事惟當慎其終亦如其始可也故戒湯於此誠能慎終如始於有禮者則封殖之昏暴者則覆亡之天道福善禍淫不過如此湯能行之是尊敬天道者也天命豈不可以永保哉永保則傳無窮施罔極不但奉若而已也蘇氏謂湯之慚德仁人

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愧不已以害惟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也首言桀得罪於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必害已終言湯之勳德足以受天下乃因極言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日受夏非已利乃惟無窮之恤以深慰湯之心而解其慚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慚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以為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弒之名雖一時臣子之鄙有不能盡況免議萬世之後乎此說得之

尚書詳解卷十